

俄藏黑水城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分類探析*

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教授
崔紅芬

摘 要

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保存多件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，刊布者將其分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大類，對有些編號尚未給出分類，學界也一直沿用此說法。然而在梳理俄藏黑水城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的過程中，我們發現其分類有待於進一步探討。本文在全面梳理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基礎上，主要對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進行重新考證，首先列舉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中有關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的分類，然後根據它們所存卷首、卷尾、用字差異、經文後所附其他文獻、卷首畫等，對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重新分類。

關鍵詞：俄藏黑水城、普賢行願品、卷首畫

* 本論文為 2019 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專案階段性成果，批准號 19ZDA240。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主要有晉佛陀跋陀羅譯六十卷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、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、唐般若譯四十卷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和單獨流行的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不同版本傳入西夏，被翻譯成西夏文，故漢文本和西夏文本都曾在西夏境內流行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、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在黑水城、靈武等地皆有豐富的遺存，它們有西夏、金時期抄寫、刊刻的，也有元代刊刻的，僅一篇文章無法進行考證研究。本文主要利用俄藏黑水城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和後附《華嚴經感通靈驗傳記》、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咒》、《四分律七佛略說戒偈》、《大乘起信論立義分》，及其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卷首畫等作為考察對象，分析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定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種類型的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¹，重新進行版式分類等。

一、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所涉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的類型

梳理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第 1-6 冊，可知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中收入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有 25 個編號，多為西夏刻本經折裝²，主要分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本等五種版本，即甲種本有 TK65、TK67、TK68、TK160、TK320、TK98；乙種本有 TK61、TK62、TK63、TK66、TK100、TK162、TK99；丙種本有 TK64、TK71、TK146；丁種本有 TK161；戊種本有 TK69³。此外，還存在諸多未分類的 TK63A、TK72、TK73、TK147 和 ИHB.951 A 等，及 TK142.1、TK243 等為金刻本經折裝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。⁴下將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收錄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分別介紹如下，以便後文論述展開：

（一）甲種本
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 TK65⁵、TK67、TK68、TK160、TK320、TK98 定為甲種本，實際上 TK65 同 TK67、TK68、TK160、TK320 為一類甲種本，後接《華嚴經感通靈驗傳記》；TK98 為另一類甲種本，後接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咒》。二者類型版式不同，刊印年代不同，經文後附內容不同，為什麼會將其視為一類。

¹ 侯沖先生對黑水城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也曾進行分類，他分為十二種，參見魏道儒主編《普賢與中國文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 年），頁 350-362。

²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 **TK258** 定名為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，刊佈者錯誤，侯沖定為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，無誤。TK258 僅存一個單頁，正好與 TK98、100 的一折頁內容吻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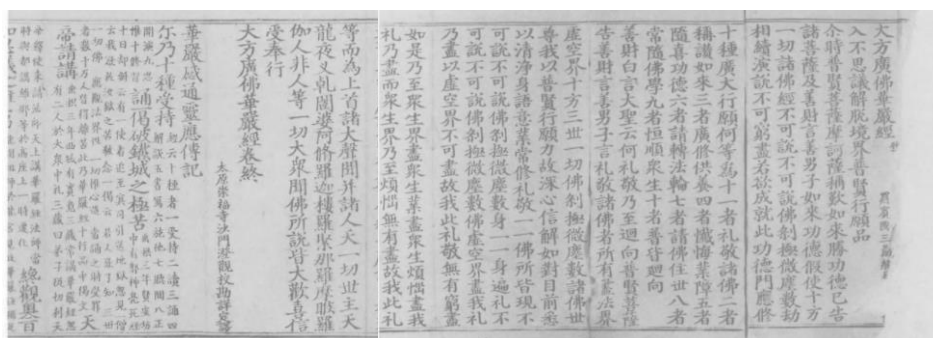
³ 刊佈者將黑水城所出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分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種模擬較混亂。根據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「附錄·敘錄」描述，主要以存在「能、界、旨」異刻字進行劃分，實際上忽略了佛經首題、尾題、版式、欄線等內容，我們將 30 多種西夏刻本經折裝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重新劃分為七類，將金刻本經折裝 2 個編號分為兩類。

⁴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（第 1-6 冊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-2000 年）。

⁵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（第 2 冊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77-87。

1. TK65 甲種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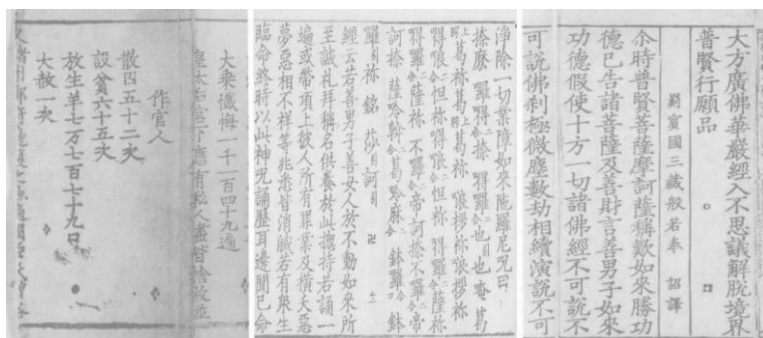
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潢楮紙，共 30 折頁半，67 折頁，高 28 釐米，面寬 11 釐米，版框高 23.4，天頭 2.7，地腳 1.7 釐米，每折頁 6 行，行 18 字，上下雙邊，卷首畫 3 折頁，後有首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下小字「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」，另有大字品題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」，尾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另行小字「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校勘並詳定譯」，下接《華嚴經感通靈驗傳記》，共 5 折頁，正文下有雙行注釋。有印施題記「大夏乾祐二十年（1189）歲次己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皇后羅氏謹施」。



TK65

2. TK98⁶
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 TK98 視為另一類甲種本不同於 TK65，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未染麻紙，共 32 折頁半，65 折面，高 21 釐米，面寬 9 釐米，版框高 16.2，天頭 3，地腳 2 釐米，每折頁 6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單邊，卷首畫 6 面，四周雙邊，卷首畫後接首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，另下小字「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」，無尾題，下接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咒》7 行，有羅皇太后的發願文，羅氏在仁孝去世三周年的冥薦，時當天慶三年（1196）刊刻是經。



TK98

⁶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（2 冊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360-37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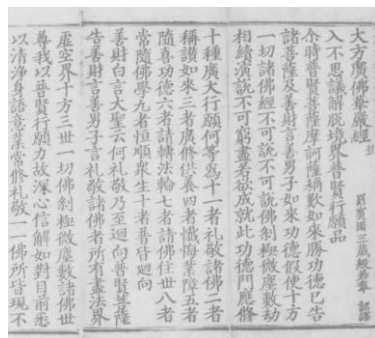
(二) 乙種本
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 TK61⁷、TK62、TK63、TK66、TK99、TK100⁸、TK162 確定為乙種本。實際上 TK61 同 TK62、TK63、TK66、TK162 為一類乙種本，下接《華嚴經感通靈驗傳記》；而 TK99、TK 100 為另一類乙種本，下接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咒》，二者類型版式不同，刊印時間不同，經文後附內容不同，而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它們視為一類。

1. TK61

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未染楮紙，共 33 折頁半，61 折頁，高 29.3 釐米，面寬 11 釐米，版框高 23.2，天頭 4，地腳 2 釐米，每折頁 6 行，行 18 字，上下雙邊，卷首畫 3 折頁，後有首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下小字「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」，另有大字品題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」，尾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終，另行小字「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校勘並詳定譯」，下接《華嚴經感通靈驗傳記》，卻最末頁，題記缺。

其中 TK63 另有三個殘片，TK63A 為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。



TK6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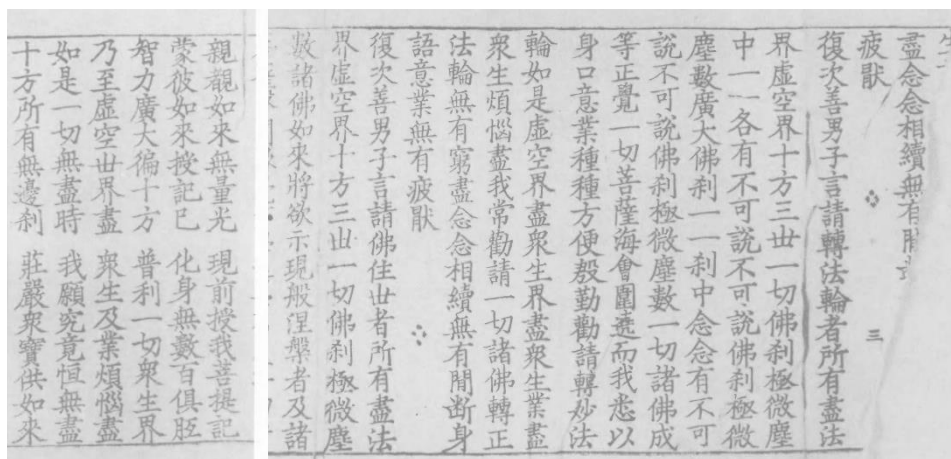
TK61

⁷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(2 冊)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)，頁 55-65。

⁸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(2 冊)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)，頁 382-395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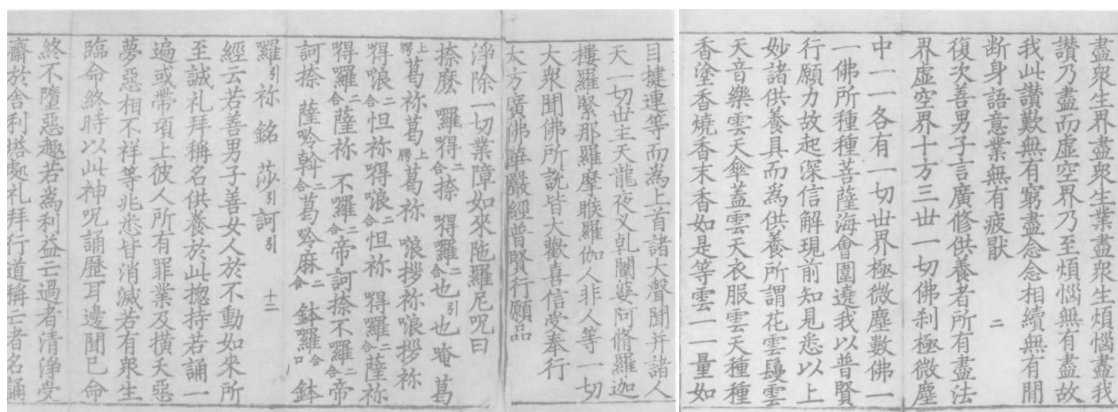
2. TK99 與 TK100

TK99、TK100 不同於 TK61，TK99⁹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未染麻紙，共 21 折頁半，43 折頁，高 21 釐米，面寬 9.5 釐米，版框高 16.4，天頭 2.9，地腳 1.9 釐米，每折頁 6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單邊，首尾缺，無卷首畫、印施發願文。



TK99

TK100 乙種本¹⁰，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未染麻紙，共 32 折頁半，65 折頁，高 21.5 釐米，面寬 9.4 釐米，版框高 16.4，天頭 3，地腳 2.2 釐米，每折頁 6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單邊，首缺，無卷首畫，裂成 4 段，有佚文，尾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，下接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咒》7 行，存羅皇太后印施發願文。



TK100

⁹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(2 冊)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)，頁 374-38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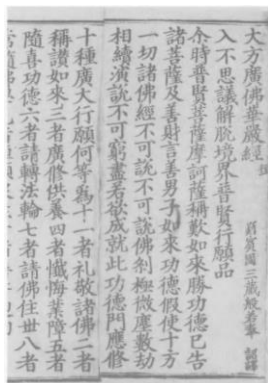
¹⁰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(2 冊)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)，頁 382-395。

(三) 丙種本
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 TK64¹¹、TK71¹²、TK146 定為丙種本，而實際上 TK64、TK71 為同一類丙種本，下接《華嚴經感通靈驗傳記》。而 TK146 則為另一類丙種本，殘缺嚴重，保存少許天慶三年（1196）刊刻羅皇太后為仁孝去世三周年所作功德的發願文。

1. TK64、TK17、TK71V

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未染麻紙，粗，共 26 折半，52 面，高 27.5 釐米，面寬 11 釐米，版框高 23.3，天頭 3.2，地腳 1.1 釐米，每折頁 6 行，行 18 字，上下雙邊，卷首畫 2 折頁，後有首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下小字「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」，另有大字品題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」，尾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另行小字「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校勘並詳定譯」，下接《華嚴經感通靈驗傳記》，共 5 面。



TK6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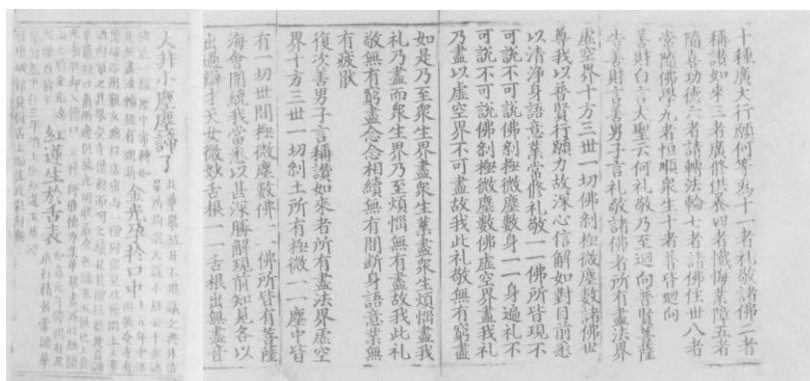
TK64

TK71 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未染麻紙，共 5 折，10 面，高 28.7 釐米，面寬 11 釐米，版框高 23.3，天頭 3.7，地腳 1.8 釐米，每折頁 6 行，行 18 字，上下雙邊，首

¹¹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（2 冊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67-76。

¹²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（2 冊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92-9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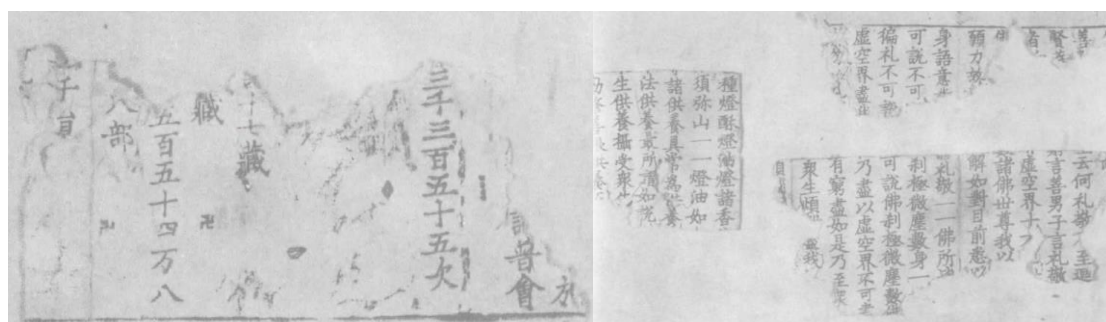
尾皆殘，斷除 2 段，有佚文，另有 2 面正背粘貼，正面為經文，背面為《華嚴經感通靈驗傳記》。



TK71V

2. TK146 為丙種本

不同於 TK71，TK146 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未染麻紙，多塊殘片，面寬 9.4 釐米，天頭 3，地腳 2.2 釐米，每折頁 6 行，行 15 字，¹³上下單邊，因殘缺嚴重，字數不能確定。



TK146

同樣道理，TK64、TK71 與 TK146 版式不同，刊印時間不同，不知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其視為一類的緣由依據是什麼？

(四) 丁種本
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 TK161¹⁴ 定為丁種本，TK161 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未染麻紙，粗，共 27 折，54 面，高 29.5 釐米，面寬 11 釐米，版框高 22.7，天頭 4.1，地腳 2.7 釐米，每折頁 6 行，行 18 字，上下雙邊，首缺，已裂成 2 段，佚失 2 面，

¹³ 與 TK72 比對，可以確定 TK146 為行 15 字。

¹⁴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(4 冊)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)，頁 15-2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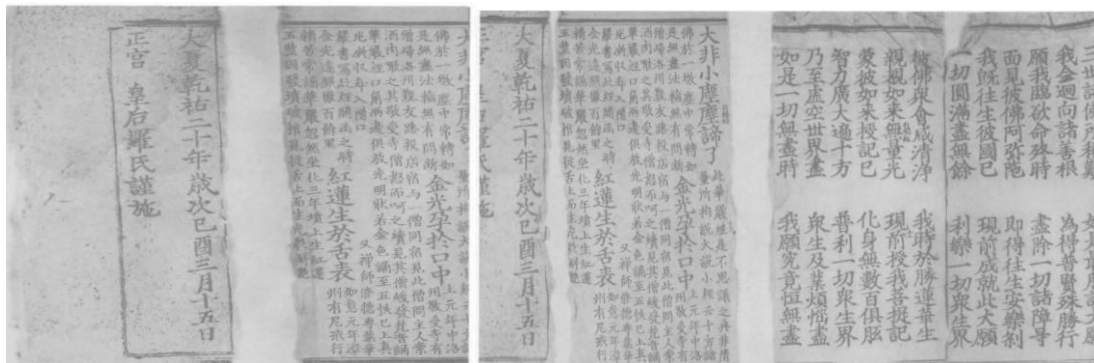
尾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終，另行小字「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校勘詳定譯」，下接《華嚴經感通靈驗傳記》，未完。



TK161

(五) 戊種本
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 TK69 定為戊種本¹⁵，TK69¹⁶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潢麻紙，共 9 折頁，18 面，高 29.2 釐米，面寬 11 釐米，版框高 22.3，天頭 4，地腳 3.2 釐米，每折頁 6 行，行 18 字，上下雙邊，首尾缺，已裂成七段，有佚文，後有《華嚴經感通靈驗傳記》存最末頁。有尾題「大夏乾祐二十年（1189）歲次巳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皇后羅氏謹施」。



TK69

¹⁵ 刊佈者將黑水城所出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分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類比較混亂，即 TK65、67、68、160、320、98（甲種本），TK61、62、63、66、100、162、99（乙種本），TK64、71、146（丙種本），TK161（丁種本），TK69（戊種本），此外 TK63A、72、73、147 和 ИHB.951 A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未分類；還有 TK142.1、TK243 為金刻本經折裝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。根據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「附錄·敘錄」描述，主要以存在「能、界、旨」異刻字進行劃分，實際上忽略了佛經首題、尾題、版式、欄線等內容，我們將 30 多種西夏刻本經折裝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重新劃分為七類，將金刻本經折裝 2 個編號分為兩類。

¹⁶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（2 冊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87-90。

(六) 未給予分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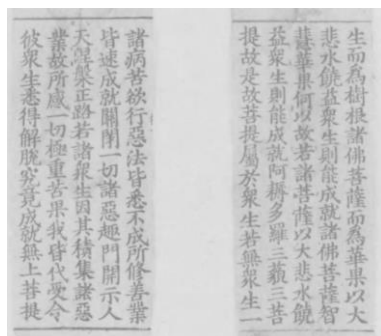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中還有多部漢文本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，版式多樣，內容豐富，有西夏刊印還有從其他地方傳入的，給分類帶來一定困難。

1、K72¹⁷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定為西夏刻本經折裝，白麻紙，共 43 折半，87 面，高 29 釐米，面寬 10 釐米，版框高 22.5，天頭 3.7，地腳 2.5 釐米，每折頁 5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單邊，存卷首畫 5 折面，上下雙邊，佛畫後接首題分兩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／普賢行願品》，另行小字「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」，經文末雙行小字「京市周家□□□僧雕字人王善慧」，尾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，下接《華嚴經感通靈驗傳記》，共 5 面多，末為題記「大夏（天盛辛）巳十三年（1161）……」。



TK72

2、TK73¹⁸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定為西夏刻本經折裝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，潢麻紙，粗，僅存 2 折頁，不相連接，高 26.7 釐米，面寬 9.8 釐米，版框高 22.3，天頭 3.2，地腳 1.5 釐米，每折頁 5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單邊，首尾殘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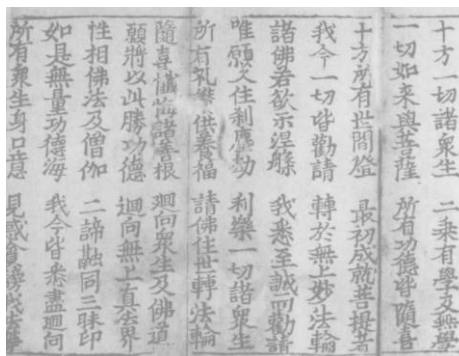


TK73

¹⁷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（2 冊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94-107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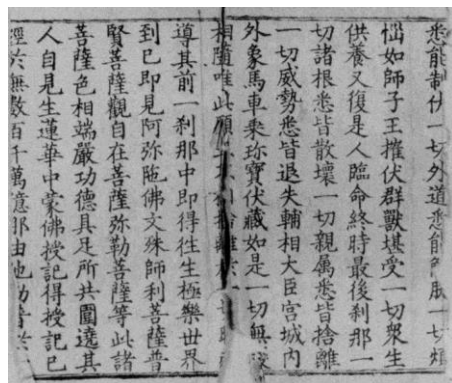
¹⁸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（2 冊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），頁 107。

3、TK147¹⁹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定為西夏刻本經折裝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，未染麻紙，共 2 折半，5 面，高 18.5 釐米，面寬 8.4 釐米，版框高 14.8，天頭 2，地腳 1.7 釐米，每折頁 5 行，僅存偈語，行 14 字，長行內容無存，上下單邊，首尾殘缺。



TK147

4、ИНВ.951 А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定為西夏刻本經折裝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，白麻紙，軟，共 1 面，2 面多，高 19.8 釐米，面寬 9.3 釐米，版心高 16 釐米，天頭 2.1 釐米，地腳 1.7 釐米，每折面 6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雙欄，首尾缺。



ИНВ.951 А

5、TK88²⁰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定為西夏刻本卷軸裝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第四十卷《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，潢楮紙，已裂成 2 斷，有佚文，其一高 29.5 釐米，寬 131.5 釐米；其二高 29.5 釐米，寬 480 釐米，共 12 紙，紙幅 53.5 釐米，版框高 24.2 釐米，天頭 3.6 釐米，地腳 1.6 釐米，每紙 28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雙邊，每紙第 2 行右側上方刻小字「行願經」，空格後刻「三、四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

¹⁹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(3 冊)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)，頁 240。

²⁰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(2 冊)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)，頁 317-325。

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」，以計用紙張序數，首題缺，尾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（卷四十），有尾題。

6、B62²¹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定為宋寫本經折裝，白麻紙，粗，皺，共9折，18面，已斷裂成數段，高21，面寬8.2，字心高14.3，天頭4.1，地腳2.4，**每面5行，行11字，上下單邊**，有佚文。：其中(8-1)(8-2)(8-3)(8-4)(8-5)為唐實叉難陀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13；(8-6)(8-7)為唐般若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，**存4折面，上下單欄，每折5行，行10-12字**；(8-8)為《瑜伽集要施食儀軌》。

7、TK142²²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定為金刻本經折裝，由三部分組成，1、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，2、《四分律七佛略說戒偈》，3、《大乘起信論立義分》。其中1. 金刻本經折裝，未染楮紙，共45折半，91面，高20釐米，面寬9.5釐米，版框高15.9，天頭2.3，地腳1.9釐米，**每折頁6行，行15字，上下雙邊**，存卷首畫5面，上下雙邊，左單邊，佛畫後接首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》，另行小字「太原府太崇福寺沙門澄觀奉詔述」，疏序後有附記，後接首題，另行小字「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」，有尾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。

8、TK243²³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定為金刻本經折裝，白楮紙，共25折半，51面，高22.5釐米，面寬9.2釐米，版框高16.8，天頭3.5，地腳2.1釐米，每折頁6行，行15字，上下單邊，存卷首畫2面，上下雙邊，後接首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》，另行小字「大唐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」，已裂成5段，有佚文，尾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。

梳理比較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，刊佈者將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主要分為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大類，每一類中又有不同的類型，分類比較混亂的，例如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把TK65、67、68、160、320、98定為甲種本，既有TK65、67、68、160、320每折6行，行18字，上下雙邊，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，有乾祐二十年（1189）羅皇后發願文；也有TK98每折頁6行，行15字，上下單欄，後附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，存天慶三年（1196）羅皇太后發願題記。再有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把TK61、62、63、66、162、99、100定為乙種本，既有TK61、62、63、66、162為每折6行，行18字，上下雙欄，後附

²¹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（6冊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41。

²² 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（3冊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216-233。

²³ 史金波等主編：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（冊4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296-305。

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，有乾祐二十年（1189）發願文等；也有 TK99、100 的每折 6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單邊，後附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。還有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 TK64、71、146 定為丙種本，既有 TK64、71 每折 6 行，行 18 字，上下雙欄，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，也有 TK146 每折 6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單欄，存天慶三年（1196）羅皇太后發願文等。

此外，還有一些裝幀版式複雜的刻本、寫本，它們或每折頁 5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單欄，或每折頁 6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雙欄、上下單欄，或刻本卷軸裝，每紙 28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雙欄；或寫本經折裝，每折 5 行，行 10-12 字，上下單欄等。這些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有西夏時期刊印，也有其他朝代刊印或抄寫而傳入西夏的。故此我們根據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後所附內容、佛經版式和佛經卷首畫，對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中的分類進行重新分類。

二、依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後附內容、版式對其重新分類

俄藏黑水城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多是和其他內容刊刻在一起，梳理其內容，俄藏黑水城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後附三類內容，即第一類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，涉及編號有 TK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1、72、160、161、162、320 等；第二類附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，涉及編號 TK98、100²⁴、146²⁵、258 等；第三類金刻本後附《四分律七佛略說戒偈》、《大乘起信論立義分》，涉及編號 TK142。

（一）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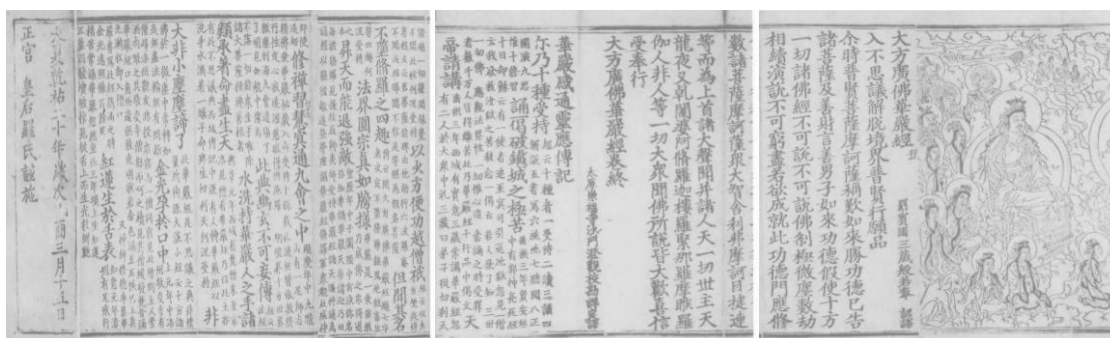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中 TK61、62、63、66、65、64、67、68、69、71、160、161、162、320 等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後附遺存有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。可惜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並未把編號的圖版全部刊布影印，僅刊布了 TK61、64、65、69、71V、72、161 圖版，除了 TK69、72 殘缺外，其餘編號經文後皆保存了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。TK61、64、65、69、71V、72、161 圖版包括了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中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種形式。根據圖版考察了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版式、內容。分析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，可以確定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又分為三種版式。

²⁴ 張旭認為 TK98、99、100 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，筆者不贊同。

²⁵ TK146 殘存題記與 TK98 相同，故此判斷它們為一類。TK99 也與 TK146、TK98 相同，但因殘缺過於嚴重，TK99 後是否附有陀羅尼尚待判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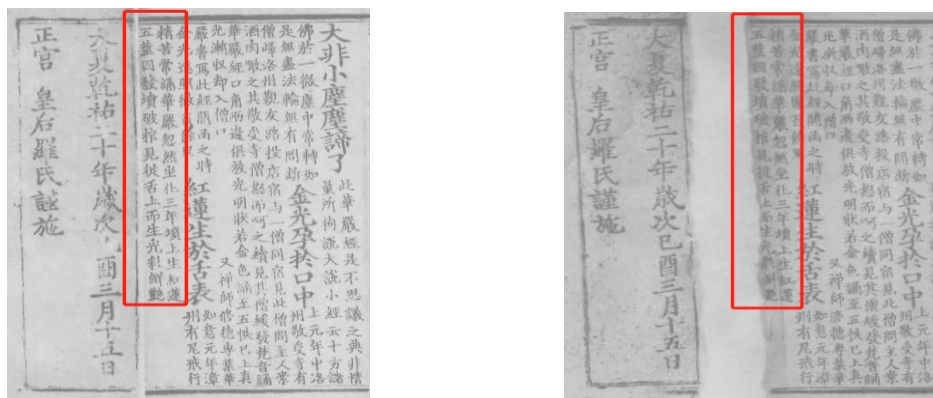
1. TK61 與 TK69
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 TK61 定為乙種本，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未染楮紙，每折面 6 行，行 18 字，上下雙邊，首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下小字「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」，另行大字品題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」，尾題同首題，另行小字「太原崇福寺沙門澄觀校勘詳定譯」，下接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，後有印施題記「大夏乾祐二十年（1189）歲次己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皇后羅氏謹施」。



TK61

TK69 為戊種本，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潢麻紙，每折面 6 行，行 18 字，上下雙邊，首尾皆缺，有佚文，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，後有印施題記「大夏乾祐二十年（1189）歲次己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皇后羅氏謹施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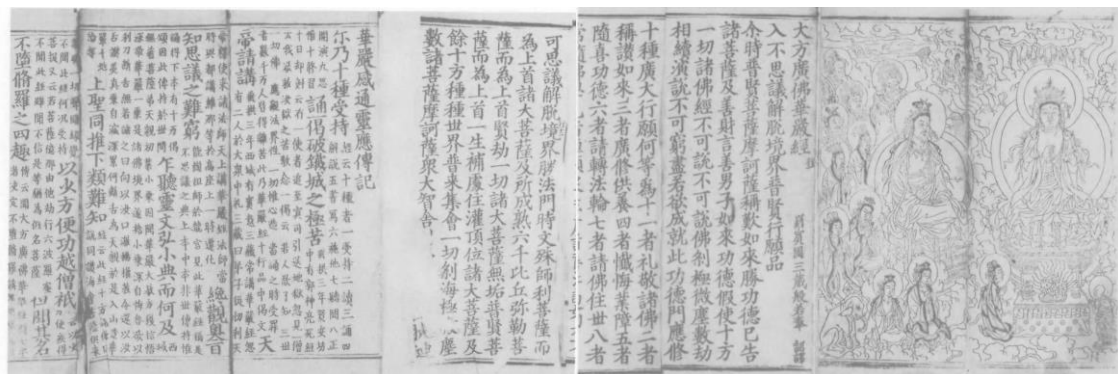
TK61

TK69

TK61、TK69 印施題記時間為「大夏乾祐二十年（1189）」，為羅皇太后謹施，且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版式相同，可確定，TK61、TK69 及其相關內容應為同一版式，刊印時間相同，施捨者相同。故此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的分類不合適，TK61、TK69 應為同一版本，那相應的 TK61、62、63、66、162 與 TK69 屬於重新確定後的第一種版式。

2. TK64 與 TK71
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 TK64 為丙種本，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未染麻紙或未染楮紙，每折面 6 行，行 18 字，上下雙邊，首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下小字「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」，另行大字品題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」，尾題缺，後接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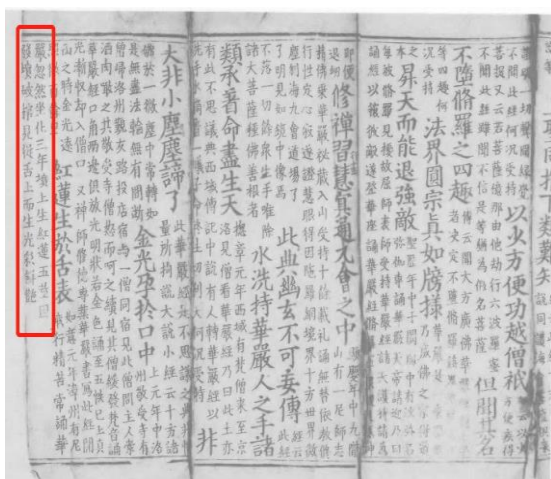


TK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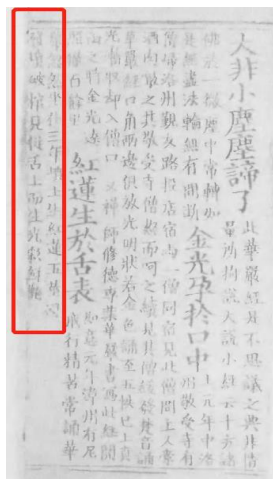
TK71 為丙種本，西夏刻本經折裝，未染麻紙或未染楮紙，每折面 6 行，行 18 字，上下雙邊，首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下小字「罽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」，另行大字品題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」，尾題缺，TK71V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。TK64 與 TK71V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版式相同。故從刊布圖片看，TK71V 不應是 TK71 背面，而是從 TK71 上散落的內容。故 TK64、TK71、TK71V 應為同一版式。

TK64 與 TK61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版式相同，後皆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，那它們是同一版本嗎？

比較 TK61 與 TK64，其首題、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起始折頁雖相同，但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最後一折頁最後一行個別字排序有所差異，如 TK61、TK69 為「……精苦常誦華嚴，忽然坐化，三年墳上生紅蓮 / 五莖，因發墳破棺，見從舌上而生，光彩鮮豔」。而 TK64、TK71V 為「……嚴，忽然坐化，三年墳上生紅蓮五莖，因 / 發墳破棺，見從舌上而生，光彩鮮豔」。故 TK61 與 TK64 不是同一版本，TK64、TK71V 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視為第二種版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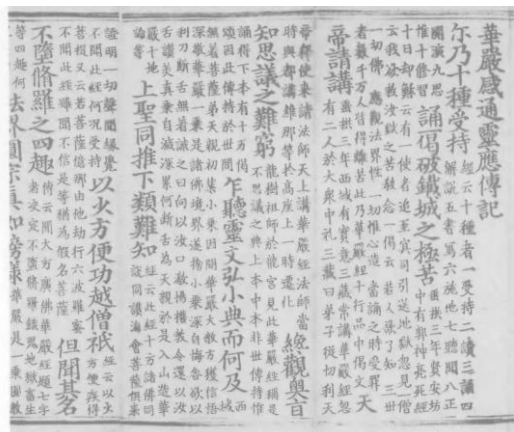


TK64



TK71

此外，我們還可以借助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中的一些字的寫法，判斷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的類型。例如 TK61、161 中的「**旨**」，而 TK64、TK65 在用「**旨**」，從「旨」的寫法不同編號也存在差異，也可證明，TK61 與 TK64 不是同一版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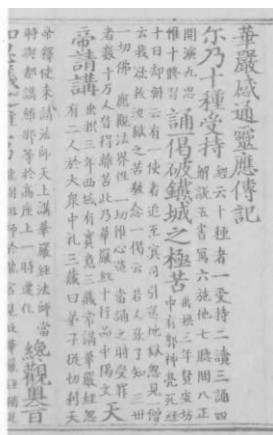
TK61



TK161



TK65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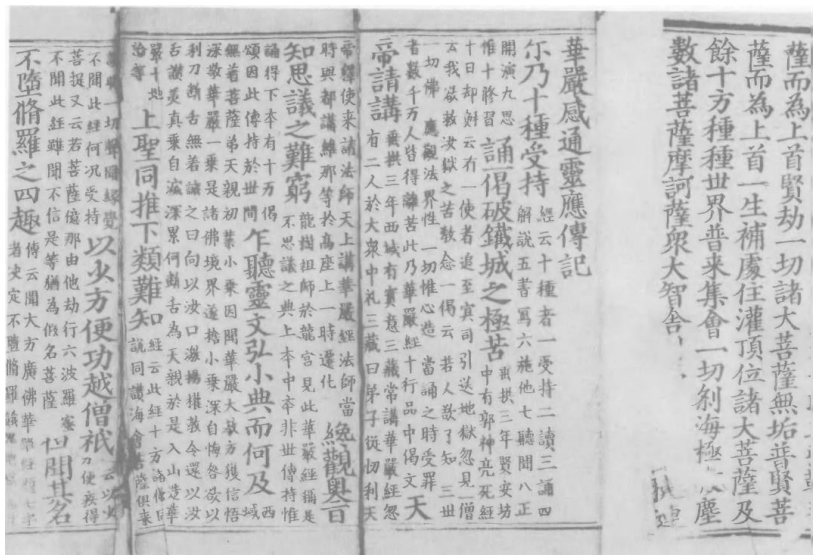
TK64

3、TK72 未分類，西夏刻本經折裝，白麻紙，每折面 5 行，行 15-16 字，上下單邊，首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 / 普賢行願品》，下小字「闍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」，經末雙行小字「京市周家□□□僧，雕字人王善慧」，尾題同首題，下接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(共 5 折面餘)，其版式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尾題與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在同一折面上，最後兩行內容「……常誦華嚴，忽然坐化，三年墳上生紅蓮五 / 莖，因發墳破棺，見從舌上而生，光彩鮮豔」。末為題記「大夏(天盛辛)已十三年(1161)……」。



TK72

可知，TK72 與前述 TK61、TK64 的首題、尾題不同，TK72 中「」與 TK64、TK65 相同，但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首折不是單獨成為一折頁，而與《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刊刻在同一折頁，刊印時間為大夏天盛辛巳十三年(1161)，故將 TK72 可以列為第三類版式。



TK72

故此，通過對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首題分行法、經文尾題與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是否在同一折頁、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中一些字詞寫法差異等比對，我們可得出，俄藏黑水城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的版本劃分與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不同。我們將俄藏黑水城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以及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劃分為三種版本，且它們都是在仁孝時期刊印流傳的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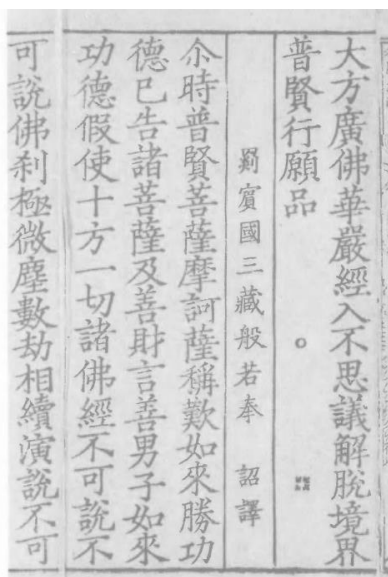
TK61 與 TK69、TK161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版式相同，存有印施題記「大夏乾祐二十年（1189）歲次巳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皇后羅氏謹施」。也就是說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中劃分為乙種本（TK61、62、63、66、162）、丁種本（TK161）和戊種本（TK69）應為同一版本，我們重新定為第一種版式；

TK64 與 TK65、TK71V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，也就是說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劃分為丙種本（TK64、71、71V）、甲種本（TK65、67、68、320）版式相同，我們重新定為第二種版式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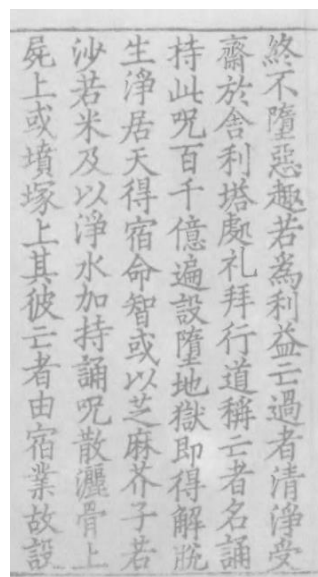
TK72 為第三種版式，且有尾題「大夏天盛辛巳十三年（1161）」。

（二）後附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
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中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後還涉及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，有編號 TK98（甲種本），TK99（乙種本）、TK100（乙種本），TK146（丙種本）、TK258 等。因為這些編號後都有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或以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單頁單獨存在。



TK9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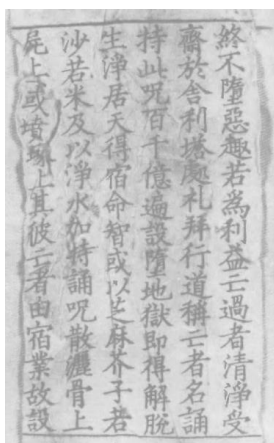


TK100

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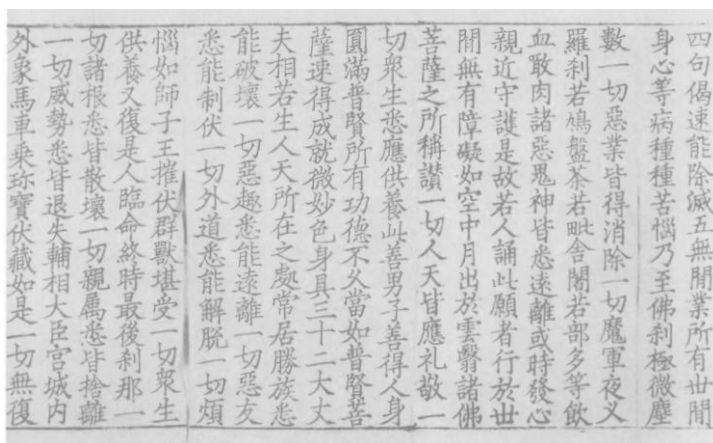
1. TK98、TK99、TK100

TK98 存卷首，每折 6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單欄。TK99、TK100 未保存卷首，每折 6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單欄。TK98、TK100 等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後附加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，且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後的發願文相同，我們可以確定 TK98、TK100 為同一版式的殘經。故將 TK98、TK100 分別定為甲種本、乙種本不合適，它們為同一版本佛經。故此將後附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的 TK98、TK100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視為第四類。



TK258

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



TK99

此外，TK99 版式雖與 TK98、TK100 相同，但沒有保存經文後附的內容，而在《黑水城文獻》中存有 TK258 僅存 1 面，內容為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咒》第三折的內容，面 6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單邊。比對 TK99、TK258，可確定 TK258 是從一件某件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上掉下來的，或與 TK99 有一定關係。

2. TK146

TK146 殘缺嚴重，只保存幾個殘片，卻也保存了羅氏發願文的殘存內容，與 TK98、100 發願文內容相同，每折 6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單欄，可以確定它們為同一版式的内容。

故此，我們將 TK98、TK99、TK100、TK146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視為第四種版式。TK98 發願文所記：「散施番漢《轉女身經》、《仁王經》、《行願品》共九萬三千部，數珠一萬六千八十八串；消演番漢大乘經六十一部，大乘懺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」等。可確定 TK98、TK99、TK100、TK146 是羅皇太后在仁孝皇帝去世三周年法會上所施佛經。

(三) 後附《四分律七佛略說戒偈》、《大乘起信論立義分》
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 TK142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定為金刻本，存有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序》、《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/普賢行願品》，首題分為 2 行，「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」為第一行，「普賢行願品」是第二行內容，首題的安排雖與 TK98 相同，但格式等又不同，明顯說明二者不是同一版本。從 TK142 後附《四分律七佛略說戒偈》、《大乘起信論立義分》，也說明 TK142、TK98 屬於不同類型。
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定為金刻本經折裝的還有 TK243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，比對 TK243、TK142，二者從卷首畫、譯經者、欄線不同等內容，判斷它們不是同一版本。



TK142

黑水城文獻中還保存 ИНВ.951，與 TK142、243 比較如下：

編號	高	面寬	版心高	天頭	地腳	每折行	行字	欄線	用紙	裝幀
TK142	20	9.5	15.9	2.3	1.9	6	15	上下雙	未染楮紙	刻本經折裝
TK243	22.5	9.2	16.8	3.5	2.1	6	15	上下單	白麻紙	刻本經折裝
И.951	19.8	9.3	16	2.1	1.7	6	15	上下雙	白麻紙	刻本經折裝

比對 TK142 和 ИHB.951，版式相同，紙張大小基本相同，初步判斷二者為同一類，也就是第五種版式。

TK243《華嚴經普信行願品》與 TK142 不同，屬於第六種版式。

通過上述梳理，我們將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所涉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重新分為 TK61、TK69、TK161 等為第一類，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版式相同，存有印施題記「大夏乾祐二十年(1189)歲次巳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皇后羅氏謹施」；TK64、TK65、TK71 等為第二類，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版式相同；TK72 為第三類，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且有尾題「大夏(天盛辛)巳十三年(1161)」；TK98、99、100、146、258 等為第四類，後附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；TK142、ИHB.951 為第五類，後附《四分律七佛略說戒偈》、《大乘起信論立義分》金刻本；TK243 為第六類，金刻本。

此外，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中還有未分類的 TK88、TK73、TK147、TK62 等，其中 TK88 為刻本卷軸裝，每紙 28 行，行 15 字，上下雙邊，其他內容無存，裝幀與其他不同，可定為第七種版式。

TK73、147 為每折 5 行，行 15 字或存偈語，行 14 字，上下單邊，初步判定二者為同一版式，定為第八種版式。TK62 為刻本經折裝，每折 5 行，行 11 字，上下單邊，可定為第九種版式。

總之，我們通過上述梳理和分析比對，可將黑水城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重新分為九大類。

三、依據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卷首畫判斷其種類

除了根據版式、字體和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、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、《四分律七佛略說戒偈》、《大乘起信論立義分》等重新劃分了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的分類外，在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中 TK72、TK98、TK61、TK64、TK142、TK243 等保存卷首畫，其餘編號或殘缺比較嚴重，沒有出現卷首畫，在此不論。卷首畫的內容也是對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分類判別的依據。下面我們分別考察卷首畫的內容和類型，與重新劃分的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比對分析。

(一) 頭有肉髻的毗盧遮那佛

1. TK98
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中 TK98、TK72 卷首畫中毗盧遮那佛頭為肉髻，以 TK98 經文前的卷首畫最為完整，保存了六折面的卷首畫，有榜題，從右向左，第一折、第二折為佛經的序分，有榜題教主毗盧遮那佛居中，披衣作說法狀，左上為天龍八部，左中為文殊菩薩，左下聲聞眾、梵王眾；右上為普賢菩薩、諸佛弟子眾，右中為帝釋眾；毗盧遮那佛的下方是雙手合掌的善財童子等，展示了諸眾聽聞毗盧遮那佛說法的場景。實際上，這一場景來自四十卷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序分的內容。



TK98 第三、四、五、六折面既展示了佛經的十種廣行願，也展示了有榜題，有的榜題不是十分清楚，如一敬禮諸佛、二稱讚如來、三廣修供養、四懺除業障，五隨喜功德、六請轉法輪、七請佛住世、八常隨佛學、九恒順眾生、十普皆回向。第三、四、五折面卷首畫不僅僅展現十大行願，而是結合經文內容內容對十大行願的解釋。在十大行願中還穿插出現「隨喜大般涅槃、分佈舍利善根」、「示種種神通、處種種眾會」、「刺血為墨、書寫經典」、「極重苦果、我皆代受」等受持、抄寫經典的諸多功德。

TK98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的卷首畫非常忠實於原經文，六折面的卷首畫將四十卷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序文和最後一品的十種廣行願充分進行了展示，為讀者生動瞭解經文有顯明的意義。



TK98

2. TK72

除了 TK98 卷首畫外，TK72 也保存五折面的卷首畫，從右面第三折為中間，有榜題「教主大毗盧遮那佛」，結跏趺坐，雙手做說法印。大毗盧遮那佛下方對面坐一戴頭冠的菩，因題記不清楚，不能判斷是哪位菩薩。一、二折面和四、五折面所繪菩薩、弟子等基本面向「毗盧遮那佛」，表示他們聽毗盧遮那佛講經說法的場景，左面「文殊菩薩」，右面「普賢菩薩」，毗盧遮那佛下方有「威光太子」、「善財童子」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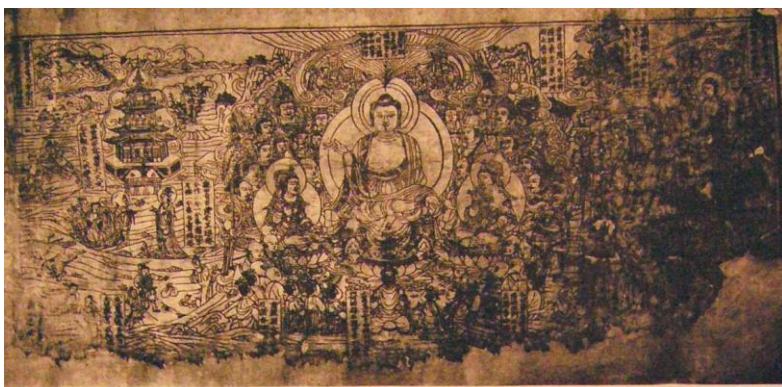
TK72

實際上，TK72 卷首畫只是繪出了毗盧遮那佛說法，天龍八部、諸菩薩眾、聲聞眾、梵天眾等聽聞佛法的局面，其場景主要來自唐般若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序分的內容。

從卷首畫內容和布局判斷，TK98、TK72 雖可以說屬於同一體系，毗盧遮那佛有頭光、身光，表示身光中出現諸多光線，頭有肉髻，從肉髻處生出光焰，光焰散開狀不是很明顯，光焰上方寫有佛的名號，但它們所展現的內容不同，TK72 卷首畫僅僅展現了序分的內容，表現出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（四十卷）諸菩薩、弟子、梵天等聽聞毗盧遮那佛說法的場景，且身光圈內還有光焰，而 TK98 卷首畫基本上把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的內容全部展示出來，內容有十大願以及對十大願的闡釋等，豐富詳實充滿趣味，毗盧遮那佛身光圈內沒有其他光焰。可以確定 TK98 與 TK72 為不同一版式。

這與上述從文獻角度考證是一致的，TK98 散施於天慶三年（1196），而 TK72 則散施於天盛辛巳十三年（1161）。

在應縣木塔遺存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沒有保存卷首畫，而《妙法蓮華經》保存卷首畫，其卷首畫的佈局、榜題和佛肉髻處散放的光焰等與黑水城西夏刻本有一定相似之處，但佛的頭光、背光與 TK72、TK 98 等有所不同。因為缺少宋刻經的比對，TK72、TK98 與應縣木塔卷首畫有一定繼承和延續。



應縣木塔 26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八



應縣木塔 25 號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八

學者根據木塔《稱讚大乘功德經》尾題有「時統和貳拾壹（1003）祀癸卯歲季春月莫生五葉記。弘業寺釋迦舍利塔主沙門智雲書，穆咸甯、趙守俊、李存讓、樊遵四人共雕」，《妙法蓮華經》卷四（I 式）有「趙守俊刻於遼統和二十一年（1003）」，《上生經疏科文》題記出現「遼聖宗統和八年（990）」，《妙法蓮華經》卷四（III 式）有「遼聖宗太平五年（1025）」，《釋摩訶衍論通贊疏科》卷下等有「遼道宗咸雍七年（1071）」，一些雜刻中保存「遼道宗大康年間（1075-1084）、遼天祚帝天慶年號（1111-1120）」，以及塔牌題記等，推斷《遼藏》開始雕刻於遼聖宗朝（983-1031），應縣木塔主佛像的年代晚於建塔年代，文物入藏時間應在遼末金初。²⁶

TK72 是仁孝皇帝天盛辛巳十三年（1161）散施的，說明仁孝時期遼代的佛經曾大量傳入西夏，西夏參照遼代佛經及其卷首畫的內容，繪製了卷首畫。

²⁶ 祁英濤等：《山西應縣釋迦塔牌題記的探討》（《文物》1979 年第 4 期），頁 27；閻文儒等：《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發現的〈契丹藏〉和遼代刻經》（《文物》1982 年第 6 期），頁 13；張暢耕、畢素絹：《論遼朝大藏經的雕印》（《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》1986 年第 9 期），頁 72。

此外，TK114 西夏刻本經折裝《大方廣佛華嚴經變相》，未染楮紙，共 1 折，2 面，高 25.5 釐米，寬 22.5 釐米，版框高 22.5 釐米，天頭 1.4 釐米，地腳 1.6 釐米。其中毗盧遮那佛頭有肉髻，頭光、身光與 TK98 相似，但有多出身光外的光焰，而與 TK72 不同。毗盧遮那佛的布局安排，聽法眾等也與其他卷首畫不同，聽法眾安排人物較少，也沒有漢文榜題，TK114 卷首畫的四周增加了一些金剛杵，應該受到密教的一些影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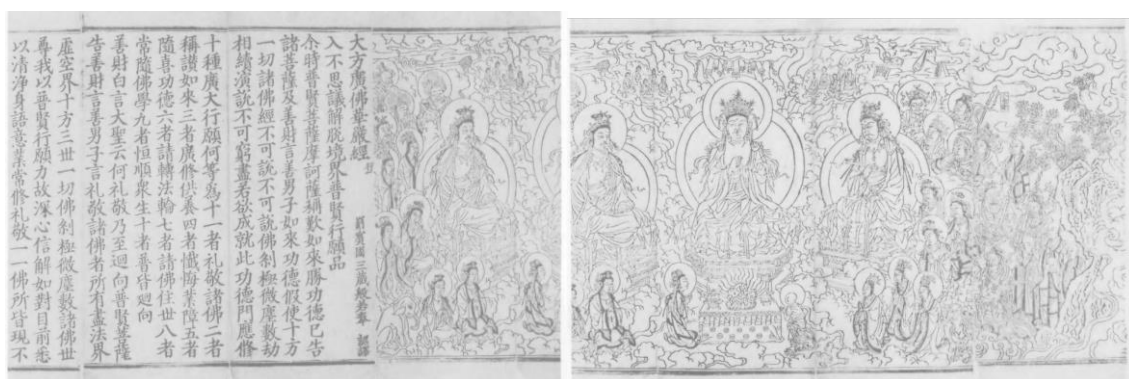
TK114

(二) 頭戴寶冠的毗盧遮那佛

TK61、TK64、B57、TK142 卷首畫中毗盧遮那佛則頭戴寶冠，與 TK98、TK72 明顯不屬於同一體系。

1. TK61

TK61 存四折面，最右面有「八金剛、十大弟子」，從第二、三、四折面為華嚴三聖，中間為毗盧遮那佛，左面為文殊菩薩、右面為普賢菩薩，他們結跏趺坐，再往周邊為聽法大眾，有諸菩薩、梵天、聲聞等。毗盧遮那佛下方為善財童子和威光太子，也是四十卷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序分的內容。TK61 卷首畫的毗盧遮那佛頭戴頭冠，身光沒有出現光線，毗盧遮那佛也不是向 TK98、TK72 為肉髻的形式，而是頭戴三角型寶冠。



TK61

2. TK64

TK64 存二折面卷首畫，應是華嚴三聖圖，但缺左面文殊菩薩像，僅存毗盧遮那佛，右面是普賢菩薩，四周僅有頭光的是聽法諸眾，如諸菩薩眾、聲聞眾、梵天眾等。



TK64

比對 TK61、TK64 卷首畫，可以確定它們雖為同一系列，但是細節還是存在不同之處。二者分屬不同類型。

另 B57 為唐寫本《妙法蓮華經》，只有卷首畫定為西夏刻本《華嚴三聖》，與 TK61、TK64 卷首畫有相似處，可惜僅存一折頁，也沒有榜題存在，應是從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上掉下來的一折卷首畫。從繪畫內容看，菩薩臉朝向毗盧遮那佛，或為普賢菩薩，卷首畫內容應缺毗盧遮那佛和右面文殊菩薩等。B57 到底屬於 TK61 還是 TK64，也需要借助其他另外 2 折面的內容。但從類型上，B57、TK61、TK64 是屬於一類的卷首畫。



B57 《華嚴三聖版畫》

3. TK142

TK142 存五折面卷首畫，第三折為毗盧遮那佛，上方有榜題「教主毗盧遮那佛」，左面為普賢菩薩，右面是文殊菩薩，下方正中間為「眉間勝音菩薩」，左為「善財童子」，右為弟子寶戒。普賢菩薩下方是「諸法上首」。普賢菩薩右面是金剛藏菩薩、金剛幢菩薩，二者下方是心王菩薩。再往右是雜類諸神眾、青蓮花藏菩薩、欲色諸天眾。文殊菩薩下方是「菩薩天主」，再往左是功德林菩薩、法慧菩薩、賢首菩薩、八部四王眾、座內海慧菩薩、常隨菩薩眾等，卷首畫的最後是「大花嚴經 九會聖眾」。

TK142 所涉及的一些菩薩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中不曾出現，而是來自唐澄觀（738-839）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論纂要》卷 13、宋晉水淨源（1001-1088）集《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》之中。自然黑水城文獻中保存的 TK142 出現在宋晉水淨源之後。TK142 的繪製，不僅參考了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內容，也吸取了唐宋弘傳華嚴僧人撰寫輯錄的內容。

TK142 卷首畫展現了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「九會聖眾」場景，體現了「法界萬象之真體，萬行之本源，萬德之果海。故如來演萬行之因華以嚴本性，而顯示諸佛證法性之萬德也。故九會之經，品品有無量義，或刹塵數因地行願，或恒沙數果位德用。行布差別，無礙圓融。故佛身一毛端，則遍一切而含一切也」的思想。

TK142 的繪畫特色和人物形象，儘管主尊毗盧遮那佛頭戴頭冠，與 TK61、TK64 屬於戴寶冠的毗盧遮那佛的系列，但所繪內容安排、繪畫特色、人物表情等與 TK61、TK64；TK98、TK72 等完全不同。

首先，TK142 左面為普賢菩薩，右面是文殊菩薩也與其他卷首畫所繪位置不同，故 TK142 屬於另一體系。

第二點，毗盧遮那佛身光光圈內還有無數光焰，與 TK61、TK64 不同。

第三點，毗盧遮那佛下方不是蓮花座縮小，還增加了一個面對面的眉間勝音菩薩。

第四點，毗盧遮那佛下方左右菩薩天主呈現仰面，表示對佛的尊敬。



TK14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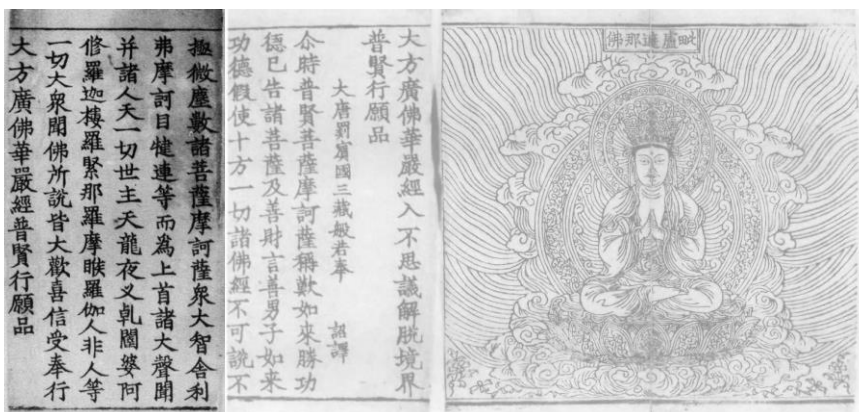
與 TK142 相似的卷首畫還見莫高窟北區 B53：1-1、B53:1-2、B53:1-2 存三折頁經文，每折 6 行，行 14 字，判斷其內容為唐實叉難陀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十的相應內容。B53:1-1:存卷首畫一折半頁，上下雙邊，毗盧遮那佛保存完整，八身菩薩像，有漢文榜題，內容有「教主大毗盧遮那佛」、「普賢菩薩」、「金剛藏菩薩」、「採訪大王」、「眉間勝音菩薩」、「善財童子」、「諸法上首」等。根據李際寧先生的比對考證，他認為「敦煌莫高窟北區 B53 窟發現的漢文本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十的版本為《金藏》原版。這件實物第一次證明《金藏》確曾流傳到了敦煌地區」。

比對 TK243、B53:1-1，可以確定二者有相似地方，如與毗盧遮那佛面對面坐著的眉間勝音菩薩、及善財童子旁邊仰著臉的忠菩薩；但也有諸多不同之處，例如對毗盧遮那佛的稱謂、毗盧遮那佛的寶冠、善財童子的形象、眉間勝音菩薩的髮髻等。從人物看，TK142、B53:1-1 或為同時期的繪畫，只是版本不同。



莫高窟北區 B53：1-1

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將 TK243 為金刻本，經折裝，白楮紙，存卷首畫 2 折面，只是頭戴寶冠的毗盧遮那佛，佛像上方中間有「毗盧遮那佛」，結跏趺坐，雙手合十。毗盧遮那佛如果將 TK142 定為金刻本，那麼 TK243 所繪的毗盧遮那佛頭光與 TK142 卻不同，毗盧遮那佛不僅有頭光、身光，且頭光、身光以及周邊還有無數光焰等，TK243 又屬於另一類的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。



TK243

中國古代的木刻版畫，明以前主要的佛教版畫，興起於隋唐五代，成熟與兩宋，發展於遼、金、西夏、元。這在黑水城、應縣木塔、敦煌等地出土的遼、金、西夏文獻中得到充分的證明。通過梳理黑水城文獻所存卷首畫，我們可以確定，黑水城

出土的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的卷首畫主要分為兩大體系，一類是毗盧遮那佛頭為肉髻，另一類是毗盧遮那佛頭戴寶冠，分別受到遼、金影響，也受到密教影響。但佛頭為肉髻的有 TK98、TK72，它們分別屬於同一類型的不同版式；頭戴寶冠 TK61、64 又分屬不同類型，此外，TK142、TK243 又屬於不同類型，共六種類型，與第二部分對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的分析是一致的。

綜上所述，通過上述考證，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對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分類存在商榷。我們比對文獻版式、首題分行、尾題與後附內容的首題是否在同一折頁、用字寫法、後附《華嚴感通靈應傳記》、《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》、《四分律七佛略說戒偈》、《大乘起信論立義分》，以及其卷首畫等，重新將黑水城漢文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分為九種類型，與《俄藏黑水城文獻》分類有所不同。漢文本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有西夏刻印還有從其他政權傳入的，這不僅說明西夏時期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十分流行，出現了不同版式，而且周邊政權的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的版式也傳入西夏，並保存在黑水城文獻之中，至於涉及到非西夏刻本、寫本的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》等，則將另文再探討。

